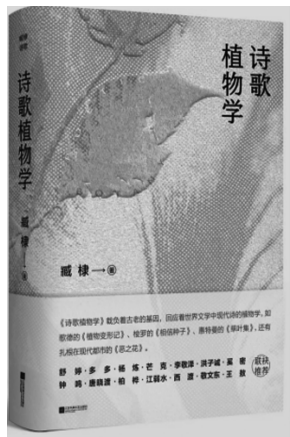


如果不能因爱而名,命运还有何意义

□李晓愚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11月
《诗歌植物学》 臧棣

诗,无用,这是一条“普世真理”。但是,若说诗是治愈我们时代病的某种偏方,恐怕读者未必肯信。

一个现代人,对我们存身的世界最为直观的感受,也许首先就是速度。当它与焦虑、忧郁、虚无媾和,我们距离“诗意地栖居”这种生活,看起来就越来越远了。臧棣可以说是一位几十年持续用“慢”的方式来观察世界,抵抗“快”的粗暴与雷同的诗人。世间万物,他对待它们永远充满惊奇。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称他为“慢大师”。《诗歌植物学》就是这样一本治疗时代“偏头痛”的诗集。植物的身上有宇宙的深意,日常事物身上常有某种令人眩晕的神秘。只不过,平时我们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从未认真“看”过它们。臧棣作品中的微小事物,时常有神秘光辉,纠正我们的偏见,也纠正我们在宇宙中自以为是的位置。这种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过程,不仅有对事物重新“命名”的功用,也有认识自我的疗效。静观万物,植物的神奇将变成我们自身对世界的惊奇,是一次对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新启示。

臧棣雄健、阳刚的品质,在当代诗人中是罕见的。他的诸多同题诗,正是他基于“慢”的态度,多角度观察、思考事物的展示——当然,能思考“草籽与星辰”关系的人,首先就是“慢”的信徒。他像一位语言大师,在建造的同时又在摧毁,在摧毁的同

时又在建造。比如,在这样几首诗作中,他展现了他令人惊叹的洞察力与自我否定的反讽气质:“表面上,它用它的矮小,降低了你的高度;但更有可能,每一次弯下身,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重新看清了我是谁”(《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这是写植物对人的“启示”——你曾以为你很“高大”,与这些植物相对而言,似乎你已认定你高贵于它,是宇宙的主人似的。但是,仅仅如此吗?这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难。不过是人类偶然心血来潮的自我“降格”,这在许多诗人那里都会有所展示,作为一种灵魂的临时忏悔所。

当然,不止于此。“与其说它是为你而生的,不如说它是为你而来的:为报答你,在这晦暗的尘世中并未错过它奇异的卑微”(《金莲花简史》),这是从人的“卑微”又写到了物的“卑微”,与上一首那写法相对,可以算得上反其道而写之,一反整本诗集中多处出现的作为人的“我”的卑微姿态,肯定了人与物之间相对的价值。

臧棣的“左右互搏”术是否到此为止?不!“它们属于胡拐角一位收破烂的老太太,在高高堆起的脏兮兮的回收物中,她养护的雏菊美丽惹眼,像一首首无声的圣歌;看上去/与她的身份严重不符,却构成了/卑微的生活中最深邃的秘密。”在对人与物进行了双相“否定”之后,他笔锋一转,就是一首对人与万物的圣歌。在这首《雏菊丛书》中,人与物被他同时赋予了“卑微”与“美丽”两种特质,真正实现了人与万物的平等。

臧棣的身上经常有很矛盾的品质,比如他经常将出人意料的“谦卑”与审美判断力的“傲慢”奇妙地糅合。他并不是藐视大众,蔑视普通生活的那类诗人,这一点,他早已用他的作品反驳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指责。在《诗歌植物学》中,他始终以细微事物的眼光重新打量世界,对自我与生命意识的深度挖掘,以其独特的现代汉诗审美范式,揭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历史传统,敦促每个读者放下偏见,回到汉语自身的感性上。

臧棣本人作为一名批评家,以渊博的知识在作品中回应古今中外的诸多诗人、哲学家,有时,毫不吝惜他的幽默,大方地

调侃与否定他们。从柏拉图到萨特,都没能逃脱过他犀利而睿智的调侃。“但它并不担心它的美丽/会在你广博的见识中/被小小的粗心所吞没”(《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这既是诗人自况,也是诗人对自己在创作中运用广博知识的清醒认知与警惕。

臧棣的作品,读来时常令人满足于一种智性与感性的微妙平衡,他是那样擅长于将情感转化为思想的形而上学力量,在这方面,他时常让我想起“诗人中的诗人”这一说法。“而铲除的方式/一直牵涉人类的良知如何协调/地方性知识。甚至稍一隐喻,犹太人也曾是杂草”(《杂草人类学简史》)。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曾这样写道:“马克思·舍勒在他的论文《爱与认识》中指出,奥古斯丁‘以一种奇特的、神秘的方式’赋予植物一种需求:‘被人类注视着,就好像被爱引导着,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并由此得到了救赎一般。’”

他又继续说道:“认识就是救赎”,从臧棣这首诗作里,我们如果在诗人的指引下,认识到人与杂草的关联性,谁能不感到一种心惊肉跳的启示呢?这就是诗对我们的某种救赎。

臧棣将想象力、智识、语言的奇崛以相当奇异而和谐的方式糅合在一起,他甚至动用他诗人的“特权”,经常展示独特的句式,以及将名词形容词化,以展示汉语的陌生化效果。

“叶脉更逼真到比掌纹还命运”(《血桐入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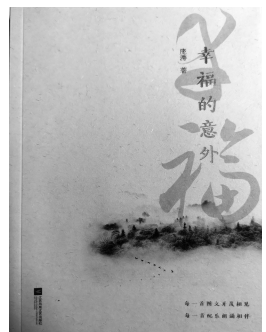
在通读完近六百页的《诗歌植物学》后,我发现了诗人臧棣在这本诗集中的高频词汇,它们是:存在、命运、神秘、死亡、记忆、灵魂、爱……

也许,我们能够以这种简便的方法识别、靠近诗人心中最关切的问题:人与物的存在之谜、生命意识与命运的玄奥、宇宙的神秘与灵魂的辨认、爱的记忆——毕竟,说到底,正如沃尔科特所言:“爱是我们最高的喜悦,最深的愁苦,是爱的教导,而非哲学,令我们渴望从思想中解脱的自由,而非思想的自由”。

因为:“如果不能因爱而名,命运还有何意义?”(《窄门开花,或迷迭香简史》)。

为时代放歌

□李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幸福的意外》 庞涛

《幸福的意外》收录了作者庞涛近几年来创作的162首诗歌作品。共分为《四季情歌》《青春逆行》《拷问心灵》《父老乡亲》《故乡经典》《万水千山》等六个专辑。每一首诗作都散发出时代气息,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正如诗人在前言中所表述的:“用心耕种梦想的土地,有了多少付出,就有了多少期待。有了多少守望,就有了多少幸福的意外。”

作品深情聚焦火热的生活和波澜壮阔的时代,以丰富敏锐的思维、准确精深的笔触和激情澎湃的胸襟,放歌伟大的祖国、英雄的人民、梦想的未来、美丽的家园。全书内容宏阔,既有《红色基因,不朽的传承》《“冰雕连”的国殇》《中国精神》《一条河的传说》《敬仰一种气节》等讴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颂扬革命先烈、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奉献和牺牲的回眸历史的作品;又有《为五月作序》《青春中国》《每当这个时候》《自豪的诞辰》《这就是中国》《大国脸谱》等赞美祖国、激情豪迈的现实抒怀作品;以及《生命的长度》《向上的力量》《青春长征》《生活的纤夫》《老家的年味》等激发人生理想和殷殷乡情、展现不懈追求和生活温度的作品。具有史诗性、抒情性和纪实性的突出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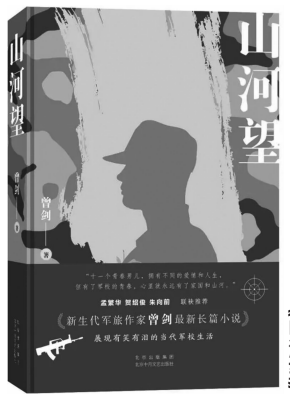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诗的国度。从最早的《诗经》,到唐宋以及近现代以来,历代的诗歌传统深具现实关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数的诗歌创作者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创作出一大批历久弥新的精品佳作,鼓舞一代又一代人风雨兼程、矢志前行。经过百年砥砺前行,中国的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这个伟大时代本身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呼唤诗人们投身其间,与时代同频共振,深入开掘历史与现实、未来与发展,书写出无愧于人民、闪耀时代精神的壮丽诗篇。

捧读诗集《幸福的意外》,我们能读到这样的生动景象:诗人用磅礴的诗行,看百年的历史沧桑,看祖国的山河巨变,看青春的理想力量,看奋斗的酸甜苦辣,看家乡的美丽景象;诗人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企业的气象》《企业家的眼光》《农舍里的山高水长》《瞭望故乡》;诗人用深情的笔调,吟唱《与父亲一起晒晒太阳》《母爱的光辉》《一口老井的记忆》《童年的芦苇荡》……诗人作为一位地方银行的行长,还用诗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既熟悉又陌生的金融之窗,通过《燃烧的斗魂》《扬帆再出发》《相约未来》《守望每一单》《满天星光》等诗篇,对金融行业从业者的奋斗姿态进行了细致描摹和倾情抒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其诗作立意高远,风格独特,在情感、语言、形式、内涵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品一经问世,便被荔枝网“罗兰之声”和“触电新闻”等朗诵平台精彩演绎,在媒体广为传播。听、看、读、赏四位一体,文字、图片、音乐、朗诵有机融合,艺术呈现美不胜收,网络新技术不仅使平面静态的文字变为行走流动的诗人,而且还享受一场丰盛的综合艺术大餐,深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

大熔炉里喷吐的生命焰火

□刘恩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
《山河望》 曾剑

军校是一所“炼狱”,是军人出发、成长、历练和打磨的地方,也是文学作品值得聚焦、透视和描写的动力源泉之一。军旅作家曾剑的长篇小说《山河望》用生动、质朴、细腻和丰盈的笔触,探入当代军营生活的腹地,勾勒了一系列呼之欲出的当代军人艺术形象,塑造了他们多元立体鲜活的个性特质,并且捕捉住时代变化过程中人性的磨砺、淬炼和升华的精神内核。

阅读该书,大体有如下突出印象。

首先,《山河望》如一幅凸显和写照当代军人军旅生涯的画卷,点线面体,写实写意,大开大合,又注重细节点染,构成了难得的当代军旅人生的生命剖面图和精神赞美诗。该书将浓墨重彩的笔触伸向驻扎在黑石铺的长沙某军事院校九中队一班,写了参差不齐的十一个热血青年的不同轨迹下的命运弧线,动态地描摹了他们在事业

上、家庭上、婚恋上等诸多方面的难题、困惑和茫然,当然还有无所不在的憧憬、抱负和希望。整部小说富于悬念感,富于艺术审美的风情与别致的格调。它让我们发现了本来以为就是纯粹“高大上”和“主旋律”的军旅小说所能承载的另一种神韵、气质及情怀。

阅读《山河望》,我们会为“周善仁还是周善德”这一兄弟掉包记里面负荷的生命和使命的撕裂感而痛心,也会为王正君和牛娃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爱情忍俊不禁,同样,周善仁受伤后和发廊女西西的情感纠葛,也显示了作者曾剑处理军旅题材作品的别具匠心。

曾剑在写军校生活的整体面貌时,总是离不开“情”——战友情、师徒情、恋情……他将悬念和故事主线的叙述放在生命动感的状态;与此同时,又在“情”里注入了“义”。有时候是情义失落,有时候是情义相容,有时候是情义碰撞进而升华到足以让人把自己祭奠出去的坦然忘我之中。双重视角的叠加和渗透,造成了《山河望》故事情绪和叙述节奏上的主观体验和客观扫描的互相拼贴和杂糅。

其次,在小说人物形象塑造上,《山河望》注重焦点人物和陪衬人物的对比、反差和性格上的不同层次的碰撞与激发,从而赋予这部作品难得的艺术群像上的整体可塑感。

曾剑在这部军旅题材作品中,基本做到吃透了笔下人物的内涵外延,抓住了人物的命运起伏的起点和落点,进而塑造了充满个性魅力特质的艺术形象。即以主要角色李大

林来说,一开始他显然是邋邋的,不洗澡,浑身带味儿,让同寝室的人看不过去。后来小说交代他老家是陕北农村的,严重缺水,“那里的人,是以家里水窖存储了多少水来算家产的。”继而,又上演了战友们强行把李大林扔进盥洗池的闹剧。如此的起承转合,让人物的光点逐渐扩大,形成引力场。直到小说作者又给李大林加上老家丑媳妇兰花花花的插曲,转而写他们跌宕起伏的情感历程,在高潮段落补叙了李大林若干年后作为警察光荣殉职的不平凡历史瞬间,如此环环相扣,递进延伸的笔触,从单一的军营生活逐渐扩大到更加广阔的人生领地和时代转换的新的机缘,从而使得《山河望》获得了丰富立体富于弹性的综合视角。

对比之下,其他人物的出场,在性格、气势、表情、状态、情感层次、命运轨迹等方面,也形成了互相牵制互相依托互相交融互相吸引的参差多态的局面。诸如周善仁的“说谎”,王正君的顽皮耍赖,赵多的诗人情怀——敏感、脆弱、多疑、寡断等等,在小说的不同段落带给我们真实丰满的艺术写照和赖以延伸的联想。

再次,《山河望》的语言风格出彩出众出色,不难看出,曾剑的小说艺术已经进化到了往文体和语言风格上不断偏重和打磨的新阶段。他处理人物的对话洗练简化,不枝不蔓。

概而言之,《山河望》写得大气、秀气、灵气,虽然有些人物性格特点不够突出,形象不够鲜活,但是,瑕不掩瑜,从整体上看,这是近年来少见的成熟的军旅文学优秀作品。